

山水秀

藏在秋山谷

海 鸿

读杜牧《山行》，让我想起江南秋天的山谷。

那故乡的秋，已经点燃了山谷，藏在风情里，悬浮在阳光下，渲染在风与空气间。那是秋的色彩，秋的灵魂，秋的光华。

远上的寒山，是秋天的山梁，那斜的石径铺砌成登天的阶梯，一直抵达白云深处。那是一个有人家的地方，被秋天围困，也被秋意点燃。停车而坐，内心的喜悦，炽热的爱，透过眺望直达那火红枫林如晚霞般灿烂的梦幻里，霜叶正浓，也正红，红得像二月里的鲜花，缤纷鲜艳，灼灼迷人。

更早的时候去秋天山谷，并不是欣赏迷人风光，而是跟着大人们狩猎。

秋天，山谷里的獐子、麝子、兔子，多得出奇；还有林中飞鸟，呼啦啦，呱呱叫着，令人心潮澎湃。那狩猎的工具，有弹弓，还土制猎枪。每次去，都能打到飞鸟和兔，那獐子和麝子，藏在更高的山头，还有更远处的山谷里。后来，在影视作品中和文学作品中，看到皇家秋天狩猎，比如汉赋大家司马相如写天子率众臣狩猎的《上林赋》，比如康熙每年立秋之后都要远赴热河狩猎近一个月。那情景，那潇洒的冲锋陷阵，何等癫狂而幸福。

山谷里迷人的野菊花很香，金灿灿的，像一团团金色的小葵花。秋风，在山谷欢跳，将盛开桂子的香气，送往鼻尖，给人以喜悦，以秋天阳光里的舒适。除了火红的枫叶外，那红椿、乌柏、珙桐、血皮槭，也红霞烈焰般燃烧起来，把山谷烘托得五彩缤纷，让山梁也披上了绚丽耀眼的彩云之梦。山谷里，还有金黄的颜色，那是梧桐、银杏、黄栌等，浓墨重彩的金黄色，在溪水倒映着的山峦里，缥缈若梦，虚实相间，似神若仙般的扑朔迷离，真是兴味盎然。

江南秋天的山谷，是五彩谷，风情谷，美丽谷。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，红橙黄绿争奇斗艳，从谷底到山脊，从溪流到峰峦，从眺望的目光到惊叹的心跳，那金黄如梦，火红似霞，碧绿如玉，橙黄的犹如一片燃烧的风景。色彩的醒目，相互交织，令人无比震撼。还有山间雨后的飞瀑，谷中潺潺的溪水，一条条走了千年的古道穿行在风光绮丽之中。我感觉，那美得令人心痛，令人在疏影横斜的渴望里，滋生香格里拉般的神往。

山中洼地，也见芦苇白了。那些芦苇，很少，只是一小片，却如东洞庭湖的芦苇一样白了，摇摇颤颤，像弱不禁风的女子，身影单薄，却也见丰饶。山谷里，长满了茂盛的野草，有稗子草、芨芨草、野荞麦。我喜欢芦苇白了，信手一掬那盛开的小绒球，然后吹一吹，那花絮飞舞起来，飘飞出漫天的云雾星象，真是快乐至极了。

无数次去江南秋天山谷。记忆最深的有两次，一次是初恋时，带她而往；另一次是在人生最低谷时，孤独只身前往。那秋谷风景，正是心灵的一剂良药，让我激动中变得平静，抑郁中却变得沉勇。后来我想，初恋的欲火是血液里的暂时，那秋谷里的美丽却是心灵的永恒。第一次，她对山谷燃烧的美丽风景显出的冷漠，让我几近心寒，于是我知道，我们并不是一路人。而另一次去，那烧烧的秋谷，是火，是热情的烈焰，更是生命起死回生的霞。

《山居秋暝》，是诗人王维描绘的空山雨后的凉秋景象，松间明月，晚来之秋，还有竹影中的浣衣女和莲池中的渔舟。

其实，此诗开头“空山”二字看是平常，实则寓意深远。那不是空空一无所有的山，而是指山中树木繁茂的世外桃源。如“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。”自然里空山并不空，尤其在山雨初霁时，万物为之一新，时空与皓月，天上与人间，那片恢宏的宁静就是广阔无边的。更何况竹林里的歌声笑语，荷叶上无数珍珠般晶莹的水珠，还有顺流而下的渔舟划破了荷塘月色的宁静。

那是多么无忧无虑的时光，勤劳善良的山野人影，激发了诗人的挚爱之情，让他对污浊官场的厌恶更加强烈。那“竹喧”，那“莲动”，显然让诗人内心产生不同于《楚辞·招隐士》所说：“王孙兮归来，山中兮不可久留”了。诗人的体会恰好相反，他决然归隐，就是寄慨言志：“王孙自可留！”

亲情悠悠

听妈妈的话

周 丽

从小到大，除了二姐，我和妈妈接触最多，听她说话的时候也最多。

小时候的妈妈是幸运的，不但有机会读书，而且还能读到初中毕业，这在全村，不，方圆几百里，堪称是个奇迹。自然，妈妈的谈吐和思想有别于那些没进过学堂的女性。

随着我们姐弟四个的相继出生，妈妈少女时代的优越生活从此终结。还没等她来得及站稳脚跟，就一脚陷入家庭生活的泥淖里。彼时的爸爸在外工作，家里家外几乎是妈妈一人挑起重担。无数个暗夜里，年幼的我一觉醒来，总能听到妈妈深深的叹息，看到她偷偷地抹眼泪。可是天一亮，妈妈就像换了个

人。她早早地烧好早饭，笑着将我们一一唤醒。随后挎着一篮子衣服去村东头的河边去洗，至于打扫鸡笼、猪圈，在我们吃早饭期间，她早已利索地做完。一切安排妥当，她就扛起劳动工具去生产队上工。从早到晚，她的脸上，自始至终充满着微笑。妈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：“别怕，再黑的天，走到头，都会亮的。”苦难的生活无情，也有情，它赐予了妈妈无尽的辛酸苦楚，也赋予了妈妈坚强和智慧，当无力改变现状时，妈妈选择了改变自己。

爸爸退休后，我们把二老接到城里来生活。这下可好，亲戚们但凡来城里办事的，看病的，购物的，

顺路的，不顺路的，都来妈妈家吃饭。通情达理的还好，体谅妈妈忙前忙后的辛苦。有那么一两个小辈，吃完嘴一抹，谢字不言，抬腿走人，回村还不忘吹嘘一番。有热心的好事者把话传回妈妈耳边，每每此时，妈妈总是微微一笑：“随他说吧，人心一杆秤，各凭各良心。”这后来，小辈们仍旧来，只是态度改变了许多。做到了有礼有节，还争着给妈妈打下手。妈妈的话像春风，拂去他们的心上尘。

听着妈妈的话，我慢慢长大。在几个角色之间奔波，切换，为人师，为人妻，为人母，为人女。有一段日子，无助的绝望，心情跌入深渊，挣不脱，逃不开。妈妈冒着高温酷暑，提着保温桶赶来我家。桶里装的，是她为我做的爱吃的菜。妈妈一言不发，为我盛好饭菜，递给我，眼神里充满着怜爱和心疼。临走时，她站在门口，几次欲言又止后，终于开口：“前面没有路了，要学会后退。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”听罢，我惊讶不已，不敢相信，这富有哲理，且充满诗意的话，竟然出自只有初中水平的妈妈之口。笼罩在我心头的阴霾也随之慢慢散去。

这世上，有一种幸福叫听妈妈的话。有妈妈在，就有温暖的家。有妈妈的话在耳畔不时响起，脚下的路会越来越稳，越走越远。妈妈的话，是做人之道，处事之本，家风典范，我不仅要听，还要当作传家宝，说予我的孩子听。



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张大林 摄

民俗风情

乡间风情撷趣

田耕夫

上 梁

“家不可无主，房不可无梁。”上梁，是乡间盖房子时的高潮。

上梁无论选椿树，还是用松树，都选双杪的，寓意喜事成双。正梁事先由木匠画好，上面画有太极图，与太极图对称的两端画上腾飞的龙、凤图案，意为龙飞凤舞。公鸡，是农人的辟邪之物，在很多庄重场合，都用鸡血祭祀。梁上龙眼当然要当场用鸡冠上的血“点光”。选好吉日良辰，堂轩扇墙封顶，两位师傅抬着披红挂彩、两头绑着方片糕的大梁，步步向上。这时，鞭炮齐鸣，师傅呼着祝词：“八宝地上起华堂，吉日吉时来照梁”，“梁头发的千年富，梁尾发的万年长”，“当家的来接糖，一年更比一年强”……每呼一句，还撒下一把水果糖，下面的一边一个劲地齐声高喊“好”，一边在地上抢着糖果，场面热闹非凡。祝词流畅，随时换韵，生动跳跃，给人以音乐美。有时，砖匠也即兴编一些逗人发笑的词句：“东家奶奶真不差，天天煮的是酸冬瓜，匠人师傅都不吃，蛮工伙里往碗里叉。”鞭炮声中，下面的听不清词，只是一个劲地喊“好”，围观的笑声不断。

立分书

旧时，买田、造屋、分家以及婚姻等，都要立字据、有契约。

买卖土地称“地契”，买卖房屋称“房契”，结婚称“婚约”，分家称“分书”。这种民间契约，当然不能与现在的“房屋产权证”、“结婚证”和公证机构相提并论，但在当时的社会确有它的公开和公平性。

在当下农村，分家时立“分书”的事还是有的。子女成人结婚后与父母分开生活，称为分家。父母健在分家写“拨单”，父母双亡分家立“分单”。

分家，多由老舅父主持，还要邀请家族中的年长者到场作证，拟订分家方案，根据家中财产的多少优劣及子女的人数（按习俗，儿子有继承权，未出嫁的女儿除了嫁妆外，不参与其它财产的分配），按等分搭配给晚辈，有的长子长孙另提一份家产，做下人的必须无条件服从。执笔人要分家的兄弟们一起签字画押并按手印，落款还要写上“以此为凭，不得反悔”等字样，注明日期，父母儿子们各执一份，便于今后产生矛盾纠纷时进行调解。

分家书虽没有统一的行文格

式，却认真细致，比如房屋的分配，房子的四抵在分书中写得具体清楚，如连在一起两家共一扇墙的，日后拆迁如何补偿，都要有明确的说明，以免留下后遗症。

闰月鞋

俗话说：“一生难逢闰九月。”每到闰九月，出嫁的女儿为母亲送闰月鞋的习俗，至今流行不衰。

这一习俗源于何时有何说法，难以考究。说法不外乎是，闰月之年是多事之秋，于长者不利，母亲穿上女儿送的闰月鞋，就能平平安安度过这一年，因而有“闰月年，留娘年”之说。还有就是过去人穷，上山打柴下田劳作都是赤脚，闰月穿上女儿送的鞋，心里踏实，不再担心脚破流血。无论是哪种说法，女儿给母亲送双鞋，报养育之恩，以求母亲身体健康平安，总是一件有意义的事。

往年的闰月鞋，都是女儿在灯下千针万线熬更守夜做出来的。现在时代变了，精明的商家早就打出了“孝心牌”、“温情牌”，抢占商机。店铺里，单色的、印花的、绣花的，平跟的、中跟的、高跟的，布鞋、皮鞋应有尽有，五花八门，供你挑选。当然，现在也有儿媳为婆婆买闰月鞋的。